

清。魏源撰

元

史

新

編
(五)

懷微堂刊本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清·魏

源撰

慎微堂刊本

元

史

新

編

(五)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元史卷四十

列傳二十四

中葉言臣

陳思謙

秦起宗

李元禮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天祐傳中思謙少孤警敏好學文宗天厯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亦都護舉思謙召見興聖宮授禮部主事首請併教坊儀鳳二司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臣竝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明八事曰正君道結人心崇禮讓正綱紀審銓衡勵孝行紓民力修軍政先是關陝大饑民多粥產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明年拜監察御史首陳四事言爲

天子者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臣民之寄前有祖宗勛業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通計秦漢以來上下二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當國家全盛之時而以興亡懇懇言者易曰豐亨勿憂宐日中古聖王憂盛危明不於衰微已著之時而於倚伏未形之日圖治機宐不可失也治天下之本其大者在君心常持敬然不自滿假之心懷匹夫一能勝予之懼此在經典謨訓史籍箴鑒已詳言之臣無庸贅至治法大綱莫如足食足兵理財用人以戶部賜田支用計之諸怯薛月請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佛

事布施一切濫支較之至元三十年以前驟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苟不節無益不急之費罷土木畋獵之工以備軍國之用三分損一以惠民而徒恃目前之豐亨豫大則財用之竭計日可待也又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戶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馬皆由馬政不修所致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乃不設置羣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俾收馬畜蕃息之利以致軍站不給無以振兵威而優民力牲餽不供無以飽邊軍而裨國用使國家馬上取天下之強而坐成金宋末年之弱誠可惜也至銓衡用人之敝由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救四敝宜

設三策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尤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者授郎官御史歷郡守有異績者任憲使尙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則治法立而人材可漸出矣文宗嘉其奏曰此方稱祖宗立臺憲之意命中書議行之順帝至正初改中書省右司郎中歲凶盜賊蠭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於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鎮撫中夏以

防後患五年參議中書省事轉刑部尙書十一年改淮西
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亟命廬州路總管杭州不花領弓
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請於宣讓王帖木不花率王府
屬怯薛人討賊王以鞍馬器械未備爲言思謙括官民馬
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竝進遂禽賊渠廬州平旣而潁寇
將東渡淮又言於王請亟調芍陂屯卒用之而身任擅發
之罪王從其言尋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十三
年拜御史中丞卒追封魯國公諡通敏

秦起宗字元卿廣平淡水縣人曾祖當金季兵起竄山麓
爲洞奉其親以居旁窵大洞匿其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
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親屬曰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
父生我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簡寫

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年十七曾立蒙古字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爾愛其才遷中臺史仁宗卽位累遷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實人以爲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時蜀省囊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爲失計其後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上受人婦女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跽辨至日暮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上無以正國法和上卒服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

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卷遷都漕運使改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卽止因諭眾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歲以老去官明年以兵部尙書致仕又明年卒諡昭肅子鈞西臺御史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資性莊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太常博士定撰世祖裕宗尊諡議及請諡園丘升祔太室禮文多所詳定元貞元年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回撓二年有旨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曰伏見五臺剏建寺宇土木旣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踊

貴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陛下卽位以來遵守祖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君舉必書貽萬世法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方之曩時百倍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奇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不爲怒今太后爲國家蒼生祈福福未獲而民先受病必爲大覺慈尊所不忍五也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渼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循先皇后之懿範中盡聖天子

之孝心下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大德元年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彥不合詣架閣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李御史爲大言謗佛崔中丞私黨漢人帝大怒敕右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鞠問完澤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亦嘗以此面諫太后不忽木亦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李御史敢言吾等誠當愧之遂與完澤等以章上聞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卒追封隴西郡侯

蓋苗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延祐五年進士授濟甯路單州判官累遷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攷實

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時務天庥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爲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旣不務此而奪農時廢民居以隆重佛氏何以副斯民之望抑豈稱慈悲方便之教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使臣之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爲監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帝嘉納之卽日還宮臺臣擬苗僉淮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畱蓋御史朕欲聞其讜言也以憂去至元四年起爲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決數百事復以憂去至正二

年起爲戶部郎中俄擢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
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
謝人兩賢之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
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計六十年來
猾吏有欲魚肉其民者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莫
敢誰何苗建言罷之四年遷刑部尙書初盜殺河南省憲
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而宰臣追
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卒免之出爲山東廉訪使民饑
爲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劾宣慰使凱骸不
法者六年入爲侍御史尋拜中書參政同知經筵事大臣
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苗執曰馳道勑自至
元初何今日獨臨力辯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爲郡長官

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
自存賜之錢帛可也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觚者苗
曰民饑不蒙振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於是時相顧謂僚
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何
邪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卽引告適有旨拜江南行
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苗終不解比至改除甘肅行省右
丞詔趣赴任苗昇疾就道至鎮卽上言甘肅每歲中糧姦
敝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庶軍民咸利朝廷從之遷陝西行
御史臺中丞到官數日卽上疏乞骸骨明年卒封魏國公
諡文獻苗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挫折無少
回撓有古遺直之風

王約

王結

何瑋

王約字彥博眞定人少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
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
薦爲從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首請建儲及修史事時
丞相桑葛銜參政郭佑爲中丞日奏誅右丞盧世榮等故
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冤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
斥桑葛罪桑葛怒又以約與之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約
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陝西詔從之遷中書右司員外郎
成宗卽位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逋負
振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卻貢獻詢
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覈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
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行
省一責成於六部改禮部郎中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勳

付時政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允行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詔振京畿東道饑民發米五十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因條疏京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振之民獲以甦高麗王詎年老傳國於世子諫有不妥其政者飛讒離間及諫朝京師潛使人賂用事者畱諫不遣擁詎復位委用小人厚斂淫刑國人羣慙於朝中書令執其首惡繫刑部其黨復不悛奏屬約驗問約至宣詔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邪詎感泣謝曰臣年耄聽信愼邪是以致此願奉旨自雪且請子諫還國其邪黨悉聽使者治翼日約逮捕覆按其罪流二十二人杖三人黜有官者二人命故臣洪子藩爲相俾更敝政罷非道水驛十三免耽

羅貢非土產物東民大喜還報稱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閱諸獄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者七十二人釋無罪者八十六人拜刑部尙書大德十一年成宗至自懷州肅清宮禁以平章賽典赤巴顏安西王阿難荅與左丞相阿忽台潛謀爲變命刑曹按責其狀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榜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宗宗王兄弟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卽上馬馳去兄遣奴撿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約慮囚曰兄之奴卽弟之奴況殺之有故立釋之遷禮部尙書請定丁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之徵皆從之仁宗在東宮雅知約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畱卽日還上京初